

大唐狄公探案全译·高罗佩绣像本

黄祿善 / 主编

[荷兰]

高罗佩 / 著 Robert Van Gulik

梁甦 王仁芳 / 译

红阁奇案



THE RED PAVILION

原著·原貌·原译

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演绎中国推理探案小说

高罗佩手绘绣像本

东方与西方的碰撞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红阁子奇案

大唐狄公探案全译·高罗佩绣像本

黄禄善 / 主编

THE RED PAVILION

〔荷兰〕

高罗佩 / 著

By Robert Van Gulik

梁甦 王仁芳 /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阁子奇案 / (荷) 高罗佩著 ; 梁甦 , 王仁芳译 .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2018. 1

(大唐狄公探案全译 : 高罗佩绣像本 / 黄祿善主编)

ISBN 978-7-5378-5471-9

I . ① 红… II . ① 高… ② 梁… ③ 王… III . ① 侦探小说—荷兰—现代
IV . ①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9826 号

书名：红阁子奇案

著者：(荷) 高罗佩

译者：梁甦 王仁芳

策 划：续小强

项目统筹：贾晋仁

庞咏平

责任编辑：谢放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承印者：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 × 1240mm 1/32 字数：140 千字

印张：6.625 版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471-9

定价：23.80 元

一	赴任所 赏夜色	狄大人寄宿乐苑 花魁娘相遇红阁	1
二	知迷途 受委托	罗县令金蝉脱壳 狄大人代摄衙务	13
三	受嘱托 恨无奈	狄公夜赴白鹤楼 花魁移花又接木	21
四	撞运气 探虚实	马荣赌厅遇虾蟹 民丁细细道由来	33
五	花魁亡 狄公叹	红阁赫现裸尸案 疑案一桩又一桩	43
六	惹祸根 勇搭救	银仙青楼遭茶毒 马荣他乡遇同乡	53
七	噩梦扰 细审核	狄公红阁不眠夜 马荣码头盘舵夫	63
八	入官署 代县衙	里正书斋会大人 狄公开堂审命案	69
九	报父仇 探秘情	陶番德刻骨铭心 冯玉环怒抱不平	79
十	释疑点 细推敲	红阁再审贾玉波 狄公勘破自杀案	89
十一	勘命案 辨真假	马荣青楼寻银仙 狄公宝斋审温元	99
十二	忆当年 听往事	凌姑婆不堪回首 陶番德七情颠乱	109
十三	舍千金 叹处境	马荣青楼赎佳人 玉波酒后吐真情	115

十四	欲救父 为清白	玉环告白杀李璿 冯岱坦言洗沉冤	123
十五	寻证人 挥铁球	马荣路遇响马盗 小虾勇杀剪径贼	133
十六	细思量 读信笺	红阁案扑朔迷离 狄县令恍然大悟	145
十七	空悲嗟 甘舍己	才子佳人难成双 行侠积德为君子	153
十八	识破绽 忆当年	狄公深夜审冯岱 冯岱移尸为清白	157
十九	解命案 忆昔日	狄公娓娓道经过 凌姑重温旧春梦	165
二十	狄大人 罗县令	红阁之谜终破解 风尘仆仆为娇娘	173

赴任所 狄大人寄宿乐苑
赏夜色 花魁娘相遇红阁

“夏日鬼节，祭祀隆盛，是客店最繁忙的日子，客官。”客店胖掌柜道。随后他又不停地重复说着：“抱歉，客官。”

胖掌柜满脸真诚，略带歉意地打量着站在柜台前的这位客人——他个子高大，蓄着长胡子，身着一件普通的棕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帽子。尽管从穿戴上看不出他的身份地位，但他那自信的神态——那种可以为一宵住宿出好价钱的神态表明了他的显贵身份。

一丝不快掠过长胡子那张略显失望的脸。他擦去前额上的汗，对随从的壮汉道：“我都忘了鬼节已经到了，适才看见路边的祭坛也没有记起。嗯，这已经是我們到过的第三家客店了，我看不要再寻了，还是连夜赶往金华城去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

里？”

他的随从耸了耸宽宽的肩。

“这很难说，大人。我对这金华城不是很熟悉，况且天黑赶路，实有诸多不便。再说我们还要过两三条河，即使顺利的话，到城里也应该是午夜了。”

这时，正在柜台上摆弄蜡烛的花白胡子账房凑上来道：

“让这位客官住红阁子如何？”

胖掌柜揉着圆下巴犹豫道：

“红阁子固然是本店上等的客房，面朝西，整个夏季都很凉爽，只是还未彻底通过风，还有……”

“既然有客房空着，我便租下了。”长胡子客官急切地打断道。

“我们今日一大早就开始赶路，现在正想早些休息。”接着他又嘱咐他的随从，“去把马鞍袋拿来，将马交给马夫。”

“欢迎您光临本客店，客官。”店掌柜又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

“房金再高我也租了。”长胡子再次打断店掌柜的话，“给我登记吧。”

胖掌柜打开巨大的登记簿册，上面注有“七月廿八”，推到他的面前，来客提笔蘸墨写下醒目大字：

狄仁杰 浦阳县令 由京师去任所赴任 随从马荣

当他还回登记簿册时看见了封面上的大字“永乐客栈”。

“原来是浦阳正堂狄县令屈尊光临，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店掌柜讨好道。办好手续，掌柜望着他们的背影喃喃自语：“但愿他不会遇到什么。”随后又担忧地摇了摇头。

老账房带领狄公穿过厅门来到花园中央，只见两侧是两层高的宽大的楼房，乐声和笑声从透着亮光的纸窗里飘了出来。“单间都客满了。”账房一边低语，一边领着狄公穿过院子后面的雕花大门。

他们来到了一个有围墙的漂亮花园，月光照在错落有致的花草灌木和金鱼池静静的水面上。即使在这户外，空气也闷热得令人难受，狄公用他的长袖擦了一下脸，左边的屋子里不时传来杂乱的欢笑声和弦乐之声。

“他们很早就开始了。”老账房自豪地说，“清晨是乐苑唯一听不到乐声的时候，大人！所有楼阁正午前至次日凌晨皆‘笙歌达旦’，您会发现乐苑是一个快乐之地！”

“我希望在我的房间里听不到这些。今天的旅途已使我困倦怠乏，明早还要继续赶路，我想要早点休息。希望那屋子会很安静。”

“当然，大人……确实非常安静！”老账房含糊地说道。

他快速地将狄公带进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高大的门。老账房举起手中的油灯，灯光照在漆着金漆、刻满花纹，装饰讲究的门板上，他推开大门，说道：

“大人，这阁子正好位于客店的后面，您能看到花园美丽的景色，而且非常安静。”

他们进入了一间两边有门的前厅，老账房拉开了右边的门

帘，引狄公来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并径直走到中间的桌前，点亮了那银烛台上的两支蜡烛，然后打开后墙上的门窗。

狄公这时注意到，尽管房内散发出霉味，但却装饰得富丽堂皇，十分舒适。桌子和四把高背椅子皆为雕花檀香木所制，有着天然的本色，光滑发亮。右边靠墙是一张檀香木床，它的对面有一张雅致的梳妆台，上面陈设皆仿古制，东面壁上的几幅山水花鸟画也皆为上等佳作。西面门外是一个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面花木丛簇。花园的另一边，灯光照着悬挂在高大树木上的彩色丝绸，远处一幢两层的楼房半遮半掩在绿叶丛中。除了那边传来阵阵乐声外，这里确实非常安静。

“这是客厅，大人。”花白胡子殷勤地说道，“卧室在另一边。”

他领狄公回到前厅，从怀中掏出一把样式精致的钥匙，打开左边的门。

狄公诧异：“这屋内何需装锁，难道还有盗贼不成？”

对方狡黠地一笑。

“确保来这里的客人不会受到干扰，大人！”他轻声笑道，然后迅速走进房内，“锁几天前被弄坏了，现在又修好了，里外都能开。”

卧室同样装饰豪华，左边床架上搭着偌大的帐幔，前面摆放着桌子和椅子。对面墙角边的盥洗架和梳妆台均漆着红漆，床幔则为厚厚的织有金银丝浮花的红色锦缎，地上也铺了红地毯。老账房打开后墙上的独扇窗户，狄公透过粗笨的铁栅栏看见客店后面的花园。

“这房子叫红阁子，我猜想是因为卧房用具全为红色。”

“确实如此，大人。这要追溯到八十年前，当初房子建造时就是这个格调。我去唤丫鬟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是否去花园酒楼用晚膳？”

“我身子困乏，不想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

当他们回到客厅时，马荣提了两个马鞍袋进来。老账房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马荣打开行囊，将狄公的长袍放在长椅上。马荣长着双下巴，宽脸盘，皮肤光滑，蓄着胡须，原先他是一个拦路抢劫的盗贼；几年前，他弃恶从善，在狄公的手下当了听差。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格斗高手，他在缉拿奸宄恶首和执行危险任务时，可谓是一名得力干将。

“你可以睡在这软榻上。”狄公对他说，“仅此一夜，这样也可免去你外出投宿的麻烦。”

“噢，我可以找到一个夜宿之处的。”马荣轻快地答道。

“只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银子都花在酒色上。”狄公正色道，“乐苑的繁荣来自赌馆和妓院，他们知道怎样榨干客人。”

“我不会！”马荣笑道，“他们为什么称乐苑为岛？”

“当然是因为它四面环水。听我说，马荣，记住那座桥的名字，就是我们到这里时见到的那石拱桥，它名为‘易魂桥’。因为乐苑的环境撩拨人心，使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变成肆无忌惮的挥霍者；而你身上也带了不少银两，你京师的叔父不是曾赠你两锭金子吗？”

“是的，我不会动它的，大人！这两锭金子是要留作晚岁生计的，将来我要在家乡造一间小屋，买一条船。现今我手头还有

二两碎银，今晚可以去碰碰运气。”

“无论如何明日早膳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如果我们早一点出发，那么大约用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便可到达金华。我顺便去拜访老友罗县令，到了他的县城应该去拜访一下的，然后再赶回浦阳。”

他的忠实随从点头答应，随后道了晚安并告辞，经过手托茶盘的貌美女子时，他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狄公吩咐丫鬟将香茶搁在露台的圆茶几上，并道：“晚膳准备好了也送到这里来。”

丫鬟退下后，狄公独个儿坐在露台上慢慢饮啜。夜风如丝，微觉凉意，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顿觉舒适许多。回想这趟受命为一年前他经手的一起涉及佛庙的案件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而赴京的行程，虽是一路顺当，但他却只盼望尽早回城赴任。水灾使他不得不绕道金华城，不过也仅仅耽搁一天而已。尽管乐苑低俗的氛围令他生厌，但他还是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上等的客栈内找到这么宁静的一间阁子，眼下他想沐完汤浴，简单用完晚膳，便早早休息。

当他准备靠在椅子上时，突然一惊，明显感到有人在监视他。他猛地跳起，环顾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厅外也没见有人。他从墙头的窗户上朝卧房里查看，室内一样空无一人；他便又跨过露台栏杆，在紫藤树丛中仔细搜索了一阵，但黑暗中并未发现什么，只是闻到有一种像是叶子腐烂的恶臭味。他重新坐下，心想一定是自己有了幻觉。

他将座椅拉至栏杆处，环视花园。远处五彩的灯光照射在花

从树叶上，色彩斑斓，景色迷人。可他此刻却无法找回先前那种舒适轻松的心情，静止闷热的空气使人愈感压抑，空旷的花园也正散发着令人恐惧和具敌意的气息。

右边紫藤架里忽瑟瑟有声，他猛一回头，隐约看见露台的尽头有一女子，半掩在紫藤花簇中。他以为是丫鬟来送晚膳，便放下心来，嘱咐道：

“将晚膳放在小圆桌上。”

听见来人轻声一笑，他惊奇地重又看去，却只见一身着白罗纱薄长裙的娉婷女子，顺滑的长发像瀑布般垂下。他略带歉意地说：

“对不起，我还以为是丫鬟呢。”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讨人欢喜的错误。”她一边用悦耳、文雅的声音答道，一边弯腰从紫藤架下走出来。这时他注意到，她身后的栏杆处有一腰门，那可能是一段楼梯的顶端，楼梯则通往客店边上的小路。当她走近时，一位绝色女子出现在他眼前。鹅蛋形的脸上，“精工雕琢”的鼻子和传神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略湿的罗纱长裙紧贴在她的身体上，使那无可挑剔的优美曲线暴露无遗。她摇晃着手中的梳妆盒，靠在栏杆处，一对妖冶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公。

“你也一定搞错了，”狄公生气道，“这可是私人住宅。”

“私人住宅？我的大人，在此乐苑里对我来说可没什么私人住宅。”

“你是何人？”

“金山乐苑花魁娘子秋月。”

“原来如此。”狄公捋着胡子寻思，他觉得颇为尴尬。他知道，在这种风流胜地，每年都要选苑中最漂亮、最富才艺之妓女为花魁娘子；而这女子也享受上流社会的地位，成为公认的时尚引导，主宰花柳世界的一切。他必须打发走眼前这个近似裸体的女子而又不至于冒犯她，因而狄公礼貌地问：

“幸会，花魁娘子，不知何以得此殊荣？”

“只是偶然而已。我从花园那边的浴场回屋经过此地，因为这里有一条近路通往左边松树林那头我的私宅。我以为这屋空着，便踏上露台顺便观赏一番这野花趣味。”

狄公警觉地望了她一眼：“秋月姑娘恐怕在这里已偷看半日了。”

“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倒是这乐苑里偷看我的男子还不少哩。”

她傲慢地答道。突然，她神情焦虑，急急地扫了一眼敞着房门的客厅，皱着眉头问道：“你怎会有我窥视你的念头？”

“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被人观察。”

她拉了一下长裙，用它裹紧透明罗纱下柔软的身体。

“这就怪了，我沿树丛小径走来时，也觉有人在暗中窥视。”她镇定了一下，开玩笑道，“我不在意，我已习惯整天被人围着转了。”说罢，她清脆地大笑起来。

秋月的笑声突然刹住，只见她脸色煞白。狄公快速转过头去，他也听到了一阵使人毛骨悚然的沙哑笑声，而且这笑声好像就来自卧房的窗户处。她慌忙问道：

“这红阁子里还有何人？”

“没人，今夜只我一人在此。”

她迅速向屋内扫视一下，然后回过头来，注视着花园那头的大酒楼。乐声停止了，喝彩声欢呼声一阵接一阵，笑语飞扬，浪漫一片。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狄公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边的人们正在欢度良宵。”

“那是花园酒楼，楼下提供美味佳肴，楼上皆是预订好的与亲朋知己寻欢的酒宴。”

“不错，我很高兴，有幸见到乐苑最娇艳的姑娘，只是我今日尚在赴任途中，明日一早还要继续赶路，恕不奉陪了。”

她没有动身离开，却将梳妆盒放在地上，双手交叠于脑后，身子向后仰靠，凸显出她那结实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宛如嫖客置身于妓女面前，狄公无可避免地看到了她那一览无遗的胴体。他迅速转过头去，她却镇静地说道：

“你已经看清了我的全部，不是吗？”她欣赏了一会儿他窘迫的沉默，然后放下双手自鸣得意地炫耀道，“我现在不急走着，今夜有一个痴情郎为我设宴，少间便要去我私邸迎亲，故想在此消磨一会。说说你吧，看你的气度装扮，八成是个城里做官的。”

“不，我只是个邻县小小胥吏，与你那些高贵的客人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他站起身，补充道，“不敢再耽搁你，想必你也要早点回去梳妆打扮准备赴宴吧。”

她轻蔑地抿嘴一笑。

“就莫再扮成一个正人君子的模样了！我已看见了你的神色，又何必装成不想占有你所看到的样子呢？”

“对我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言，这种愿望纯属放肆。”
狄公生硬地回答。

她皱起了眉，狄公看到她嘴边的曲线里约略透着些残忍的意味。

“你这才是放肆！”她尖叫着，“原先我以为我喜欢你那种不拘礼节的神态，可现在我知道了，你并不吸引我。”

“你让我难堪。”

她气得脸色发红，遂离开栏杆，提起梳妆盒厉声道：

“一个区区小吏，竟敢如此怠慢轻侮于我。告诉你，三天前，京师一名举人爷还为了我轻生哩！”

“果有此事？没想到你竟借此炫耀，而没有半点伤感。”

“难道还要为他戴孝？假如要我为所有这些痴汉戴孝的话，我这辈子可是会有戴不完的孝。”她恶毒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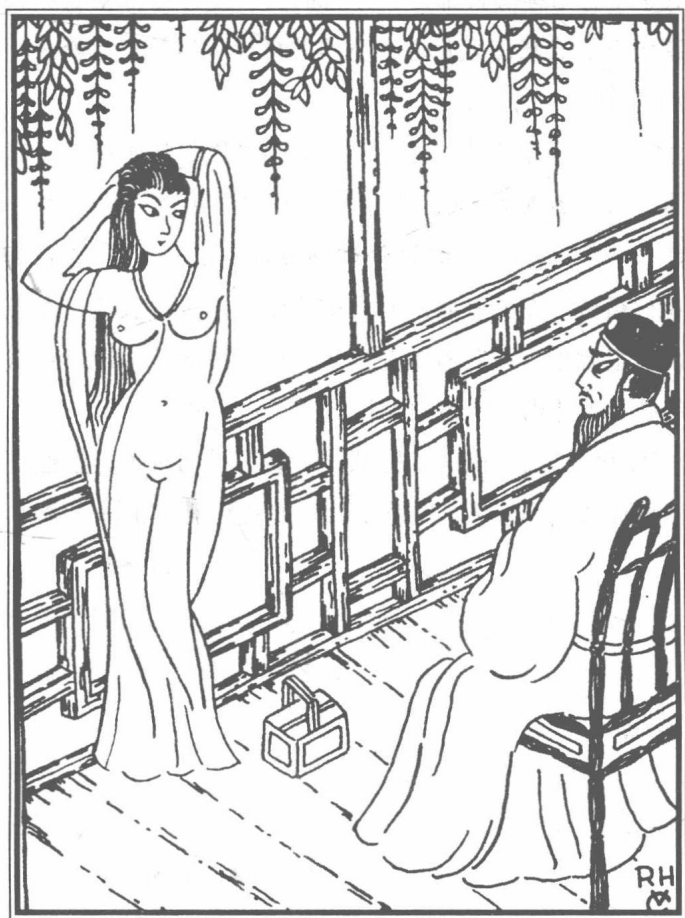
“别轻言死亡和戴孝。”狄公警告道，“鬼祭尚未终了，阴曹地府的大门还要敞开三日，孤魂野鬼还在周围游荡呢！”

花园内一阵乐声过后，四周一片寂静。突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沙哑笑声，这次很轻，声音好像来自露台下面的灌木丛中。花魁娘子脸上一阵抽搐，她大声叫道：

“这个鬼地方我腻透了，谢天谢地，总算要离开这儿了。一个富有的大官要赎我出去，到时我将是县太爷夫人。你还想说什么？”

“只是恭喜你，也恭喜他。”

她微微地点了点头，神情平静了下来。准备离开时，她又说道：



狄公在露台遇上冶艳的花魁娘子（高罗佩 绘）

“这个人是够幸运的，但他的太太就难说了。她将独守空房，因为我不习惯与人分享男人的感情。”

她摇晃着匀称的臀部走到露台的另一端，分开紫藤花簇，消失在露台下，显然那里有通往下面的楼梯。她的身后飘来一阵高级香水的气味。

突然，这种香气被一种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所淹没。腐臭味来自露台前的灌木下，狄公朝栏杆处望去，不禁大吃一惊。

灌木丛中站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麻风病乞丐。只见他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左面肿胀的脸上脓疡溃糜、臭痂胶结，左眼凹陷无珠，右眼恶狠狠地盯着狄公，一只变了形的残手，只剩三个指头，从破衣下伸出，不停地颤抖。

狄公急忙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欲用手帕包了扔给他。可那怪物歪咧嘴唇一声冷笑，咕哝了几声便转身消失在树丛深处。